顧端文公遺書

丁酉

河圖洛書⁂為太極見萬物皆備之象焉太極圖○為太極見為物不貳之象焉

周元公太極圖說已是將造化之妙發揮出來及讀通書又有所謂幾者蓋就動靜之間指出一點微妙處而言也又有所謂神者蓋就動靜之中指出一點靈妙處而言也此理儘無窮儘堪玩索

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為家當

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一邊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恆惓惓致意焉至其自道則曰文莫

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又曰予欲無言嗚呼深哉

聖人之言高如天平如地其間種種具備處處圓通是故見以爲主靜無往而非主靜也者見以爲主敬無往而非主敬也者見以爲窮理無往而非窮理也者見以爲致良知無往而非致良知也者見以爲修身爲本無往而非修身爲本也者只看人如何體取若執一說以格諸說則固而已矣

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直是點着千古學人膏肓之病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試看此語是何等氣魄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爲害於將來試看此語是何等心腸

許敬菴先生曰今日之學無有言論可以標揭惟是一念純誠力行不懈則此道自明又曰近時朋友各揭宗指以爲獨得聖學之秘由乎遠觀之總與古人訓語等耳有明道淑人之志者願三復於斯言

或問克己由己兩己字是同是異曰克己之己對禮而言

也由己之己對人而言也本文原自明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也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由己也亦不須添一字註脚矣

陽明先生之揭良知本欲人掃除見解務求自得而習其說者類喜為新奇向見解中作功課夫豈惟孤負良知實乃孤負陽明也所謂一法設一弊生益立教之難如此

歲丙戌余晤孟我疆先生於都下我疆問曰唐仁卿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為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

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愚不能釋然耳因爲細析其所以仁卿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混一疏尚合有商量也

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先生此說極平正不知晚來何故卻主無善無惡

所謂無善無惡離有而無耶即有而無耶離有而無於善且薄之而不屑矣何等超卓即有而無於惡且任之而不礙矣何等脫洒是故一則可以據高地步爲談玄說

妙者樹標榜一則可以放鬆地步爲恣情肆欲者決隄防宕乎君子小人咸樂其便而相與靡然趨之也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肆言空者以似廢眞混言空者以似亂眞予皆不敢知也

張陽和太史孜孜好善自其天性其於世故又儘留心假令得政當有可觀

孟叔龍德守溫然而其中甚介罷官歸家中丞仁軒張公餽之一概亦謝不受拔後書問都絕官其地者欲踪跡之而不得也

孟叔龍與孟我疆符卿以道義相切磋官都下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悉共焉時人稱爲二

孟陽和太史作二孟歌記之

許司馬敬菴曰過張秋訪孟我疆之廬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有茅舍僧之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

李司馬子田曰南樂魏懋權當其爲諸生便居然有包宇宙籠古今亭亭獨立之致比成進士於時張江陵秉政且十年威權震世其勢如火燎原觸之者糜爛無餘士大夫最下者伺候惟謹承其餘唾以爲光寵其中人則望風茅靡無所短長即號爲賢智亦醇謹自修保已無過而已無復敢訟言其非者公獨恣言極切每稠人廣坐中肆口評議曰某事不宜興革徒令天下多事耳曰某也賢胡以得過曰某也不肖胡以驟得某官曰夫夫也有相才無相量聞者縮頸吐舌稍稍引去久之一座

盡空公徐徐步出索馬乘之去揚揚如也魏中丞懋忠
曰說者以子弟早攻文章中更尚氣節不享長年率引
屈左徒賈太傅爲比今離騷諸篇與過秦論治安策固
在也弟所構製安可盡同第其意氣頗類魯仲連耳蓋
暴秦之威震於時仲連以一布衣對新垣衍力伸大義
於天下其志竟不屈秦下江陵之權亦震於時弟以一
博士上諸名公書力伸正氣於天下其志肯屈江陵下
哉弟嘗有詩曰從今蹈海惟吾意金馬焉能更陸沉又
曰一箭功成東蹈海乾坤合讓魯連狂殆自道也余惟
兩君子可謂善言懋權矣而獨余所窺於懋權尚自有
在記得乙酉之歲余爲文哭懋權曰足下上必欲堯舜
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不爾不以慊於志故常憂足下

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以介於胸中故常樂孟叔龍聞而韙之以為此懋權實錄也

有語魏懋權曰子信可謂直道而行矣雖然吾懼其窒也盍少婉焉懋權謝曰今天下不缺此一字何必我已述而告余余曰今天下不缺此一字吾儕却缺此一字懋權躍然起曰善

劉國徵曰有人於此自負甚偉及叩以時事是非又往往鶻突何也予曰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何緣迷謬只以不真之故不真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無所不至矣總總只為自家開個活路

魏懋忠以言事謫李道甫上疏救之亦謫劉國徵聞之自
圖貽予書曰言官有人散曹有人可令銓衡無人乎其
忠告如此於是懋忠從許州判遷南銓部道甫從東昌
理遷南儀部矣檢國徵發書之日恰是趙儕孫公爲兩
君子啓事之日也

懋權嘖顙嚳顴骨目如刻畫遇事英氣勃發而居平無疾
言遽色有犯不校國徵白皙修幹風神疏朗稜稜謖謖
不可以一毫非義干而中實寬然長者於法皆宜壽乃
懋權僅得年四十二國徵僅得年四十竟不知何以也

但有薄視名節之心其流必且至於卑瑣而無撿然而使
人得以名節擬我則亦未離乎血氣也但有薄視事功
之心其流必且至於孤高而無實然而使人得以事功

擬我則亦未離乎才技也是故君子知道之爲貴

程伯子曰東漢人才一變可以至道此語極公

天下有一分可爲亦不肯放手此聖賢事也天下有一分不可爲亦不肯化手此豪傑事也

人須是無欲方得自由自在只些子未淨凡事便不免左顧右盼婉轉周旋惟恐妨礙了這些子到底這些子未必能如吾意那許多周旋處都枉了

憲少時從原洛張師游師授書不拘拘傳註直據其中之所自得者爲說最善開發人憲聽之輒津津有會一日講論語或問禘之說一章憲請曰惜也或人欠卻一問師曰何也憲對曰假令或人於此再問曰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夫

子必自有說師喜曰作如是觀方可讀論語又一日講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章師曰子意云何憲對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師曰試舉看憲對曰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上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師喜曰能作如是觀方可讀孟子

一日有客言劍浦李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憲聞之甚以爲得馳告張師師不答憲疑焉師曰子知之乎朱子絕世聰明却退然自處於章句一字一訓若村學究然蓋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亦都曉得聖賢話頭做個好人此天地之心也吾輩如何這等說憲曰恐畢竟非上智事師曰昔程叔子座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旁

一人曰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叔子曰要去誰分上使
其人曰聖人分上使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
已而見李公舉師語質之公憮然歎服

憲問張師曰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解作存心致知
不識是子思本旨否師曰此朱子就自家得力處說存
心即主敬致知即窮理神而明之書之所謂惟精惟一
易之所謂敬直義方論語之所謂博文約禮大學之所
謂格致誠正孟子之所謂知言養氣都只一樣若但在
字句上吹求便是葛藤

朱子祖周程宗張邵師延平淵源最確所交張廣漢呂金
華並極一時之選觀其往來參證不爲苟同不爲苟異
其得諸兩先生者亦不少矣獨於象山先生似乎交一

背而失之以致紛紛之疑迄今未巳甚者至詆其好勝

愚不能不爲之扼腕三歎

管東溟曰朱一變至於程程一變至於周周一變至於孔又曰規欲圓矩欲方矩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矩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又曰窮理不厭旁參修道必遵孔轍皆正論也過此以往以俟君子

唐荊川先生曰易六十四卦卦有吉凶孔子作大象俱就吉一邊說益示人直入聖道也李見羅先生曰孔子贊易只在易有太極一句予竊以爲知言

予讀易一喜玩六十四卦卦象一喜玩六十四卦卦名一喜玩六十四卦卦序個中意義隱映流轉層累無窮乎旦清明燕居調適諸緣盡遣眞心獨會俄而神情偕來

悠然投合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毀誰譽二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唐荆川先生所著春秋論甚佳其說本孔子禮樂征伐一章來却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隱然寓無限感慨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論曰春秋王道也禮樂征伐出於天子無或有一人之敢橫行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竊取孔子之言補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

如此看方成一部春秋然則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也曰自周之臣子而觀一十二王皆君父
也自周之先君而觀一十二王亦臣子也春秋託始於
平王正以其忘君父之讐爲亂賊首而治諸侯治大夫
治陪臣則以治其從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聖賢機策入處往往有危辭子貢之非計然猶顛之徒明
矣所謂特此心未忘耳而科之曰貨殖此危辭也直欲
他認做天來罪過庶幾猛然割舍就咽喉之下揕此一
刀不復少有係吝留下種子將來乘間竊發且至於莫
可收拾耳他如子路好勇便以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聲之使門人爲臣便以行詐斥
之又如孟子以樂正子之從王驩爲徒餔啜以人之受

爾汝士之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爲穿窬皆此意也

又曰貨殖二字粗看來便粗細看來便細粗看來便如計然猗頓之徒細看來必如舜之有天下而不與禹之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湯之非富天下尹之非顧非視孔之飯疏飲水顏之一簞一瓢方是徹底澄清跳得出這二字也

彭更疑傳食萬章疑受餽所見極正孟子評桐宮之事而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愚於此亦曰有孟子之志則可無孟子之志則盜而已矣

與教家往往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却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爲親切於此體貼

有個消息即所謂父母未生前天地未生前者都在其中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均之爲君子也而以廉潔見者其取忤猶少以正直見者其取忤常多何也廉潔惟務守己之是正直兼欲匡人之非也均之爲正直也而以之取人主之忤者其獲罪猶自可解以之取權貴之忤者其獲罪常至不測何也人主惟惡人之咈己權貴兼慮人之傾己也

文帝不能容鄧通武帝不能貴李廣其命之謂乎孟宗泣竹得筍王祥臥冰得魚其性之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慍而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悔而巳

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便似多了一層意思

戊戌

有神聖之人有神奇之人有神奸之人何謂神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何謂神奇佛老是也何謂神奸鄉愿是也

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於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一日游觀音寺見男女載於道往過來續繩繩不已余謂季時曰即此可以辨儒佛已季時曰何曰凡所以爲此

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而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而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眞精神迥然不同處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其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眞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眞眞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逃矣

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顏子仰鑽瞻忽這其間一副精神正與釋迦雪山苦行將不差些子若於此沒個回頭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惟其一則悟思不如學一則得夫子循循善誘轉入博文約禮中來所以卒成大聖大賢爲萬世斯文之主也

有憂世者有憤世者有維世者有矯世者有超世者有玩世者有混世者有趨世者有遯世者有忘世者其辨只在幾微之間

李時嘗欲建議請升王文中周濂溪程明道朱晦菴配享不果已而忽謂予曰是惟濂溪晦菴兩先生乎此語既非蹈襲又非杜撰必有說在

孟子論士列鄉國天下爲三品愚謂議從祀者亦應倣此道足以冠一鄉則祀於一鄉之學宮可也道足以冠一國則祀於一國之學宮可也道足以冠天下則祀於天下之學宮可也一日偶與管東溟及之東溟以爲然

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性善愚竊以爲氣質之說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强弱千萬不齊自未有

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爲性梁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即欲諉不善於性不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說正顯性善

或問不學而能良能也學而能非良矣不慮而知良知也慮而知非良矣吾儕須從不學不慮起手方是入聖真路頭若去學且慮便成胡越也如何曰此處須要善看語有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委如所言孔子非歟曰然則孟子何以云爾曰試檢孟子七篇之中原自說得明白何必執定不學不慮四字聊舉其畧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却又與他拈個充

字出來謂之充卽不免學且慮矣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義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分曉孟子却又與他拈個辨字出來謂之辨卽不免學且慮矣若然者孰爲良能孰非良能耶孰爲良知孰非良知耶曰然則良能有不能乎而待學乎良知有不知乎而待慮乎何其說之自相矛盾也曰非也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率性之謂道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修道之謂教也夫如是何矛盾之有且君之言曰從不學不慮起手試味起手二字莫便是學否莫便是慮否還以質諸不學不慮四字莫便自相矛盾否夫如是又何疑於

孟子說

或問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一語最能擬動人又有不學不慮之說何也誠不學不慮又何爲焉得無悖歟敢請曰兩下各有個意思須各就本文推詳不須東牽西引孟子不云乎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蓋當戰國時道術陵夷人心陷溺其庸庸者無論已即其自負爲聰明才辯者亦惟是相與日夜馳騁於功名富貴之中曾不省自家性命爲何物語及仁義或見以爲奇特或見以爲玄妙或見以爲高遠或見以爲繁難逡巡四顧且疑且懼豈敢承當甚可怪也於是孟子

特為他標個良能良知出來者曰你看孩提之童他何嘗曉得所謂學所謂慮也却沒一個不曉得愛親及其長也他亦何嘗曉得所謂學所謂慮也却沒一個不曉得敬兄這愛親敬兄是甚麽即你向來以為極奇特極玄妙極高遠極繁難且疑且懼莫敢承當之仁義也却何等平常何等實落何等卑近何等易簡你將謂學也不能原來不學自能你將謂慮也不知原來不慮自知於此轉個念頭必有為之欲然而踴躍者矣既不學自能尚安得曰學且不能既不慮自知尚安得曰慮且不知於此又轉個念頭必有為之翻然而振起者矣夫如是縱欲自暴自棄自賊如之何其自暴自棄自賊此以欲人之必為堯舜也這是一個意思曰然則言必稱堯

舜宜也合而取證於孩提何也曰堯舜是兩個大聖人
人聞了他的名便驚起來即去勸他做堯做舜他且笑
以爲迂闊而不理即去嗔他不如堯不如舜他且詫以
爲苛爱而不慚於是孟子又特爲標個孩提出來若曰
你莫認得聖人太高自己太低就如世間孩提那一個
不是堯舜堯舜愛親孩提也曉得愛親堯舜敬兄孩提
也曉得敬兄堯舜之愛親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孩
提之愛親敬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你還於此分別
得孰爲聖人孰爲凡人否我說你原是個堯舜你定推
讓我說你原是個孩提你還推讓否我將你與堯舜較
量你便甘心認個不如我將你與孩提較量你還肯認
個不如否夫如是縱欲自暴自棄自賊如之何其自暴

自棄自賊此以激人之必為堯舜也這又是一個意思乃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語看個為字委是要功夫看個可字知是表本體不學不慮之說正代可字發明代為字從臾總之多方設法提撥他上這條路耳有何悖乎

或問世之說者何紛紛也有以學格不學有以不學格學有以慮格不慮有以不慮格慮吾請得而析衷之不學而能良能也學所以致其良能也不慮而知良知也慮所以致其良知也故論本體即凡人亦不學不慮論功夫即聖人亦學且慮予以為何如曰是則然矣而未盡也程伯子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汚壞即當敬以治之合

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卻說得恰好若執定一邊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他何嘗學何嘗慮那時節他的良能良知亦何嘗不致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泰伯爲太王長子一旦偕仲雍去而之荆蠻這事最做得奇當時人見了必定大家去推求個中緣故亦安有不知卽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亦是當時流傳下來的話何以云民無得而稱只是處這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一似在王季身上起念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

子讓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也這也是十分好了乃系伯更有大焉却是在天下上起念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就太王王季看來泰伯眞是至公而無私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就天下看來猶曰太王之聖孫王季之聖子就泰伯看來卽太王王季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何等胸次勘到此處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爲民無得而稱至伊川直將天下二字點破千載而下有知己矣

西銘理一而分殊伊川此一語乃因龜山兼愛之疑而發若執此說西銘却又泥了

知覺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説個悟字葢有懲於禪門虛頭漢耳到這裏又未嘗諱言悟也

人知伯夷是第一冷面的却不知是第一熱心的何也他要人個個做聖賢方歡喜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最爲親切若以意念爲心照察爲知未免落第二義矣

或問心曰莫辨於書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曰何言乎人心道心曰莫辨於易矣乾道心也以其微故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人心也以其危故曰利永貞

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是謂衆妙之門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是謂衆禍之門

從道心發來方是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神至妙方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方是肫肫淵淵浩浩方是不識不知方是無聲無臭方是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從人心發來無論出於惡者乖剌謬戾直與道心判爲兩截即其出於善者或是偶中或是硬做尙與道心隔却幾層不可不察也朱子答陳同甫曰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

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諭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愚按此書剖析得道心人心最分明宜玩宜玩

或問世之狹薄程朱甚矣以爲是拘儒腐儒云爾何也曰吾始者亦頗訝之及讀莊子而後釋然也試舉其畧一一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

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聃曰仁義人之性耶曰然曰何謂仁義曰中心物愷
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夫兼愛不亦迂乎無
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下固
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
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
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
性也一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
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
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
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
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

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一日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入而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吾羞而不爲也有間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一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爲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

顚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親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由此觀之正與世之非刺程朱不殊耳然則孔子且不免以拘儒腐儒受訶也又何惑於他曰吾聞莊子憤悱之雄也彼見夫儒者之宗孔子率流而爲拘爲腐有激乎其言之非情語也曰是則是却只道着一半

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夫何以不知也孟子殀壽不貳夫何以不貳也吾儕要透朝聞夕可消息須於此究心

默而識之言悟也學而不厭言修也誨人不倦言證也

淳公少好獵旣受學於元公自謂已無此好元公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莫歸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非是功夫十分

入微何能便勘得到此吾是以知元公之不可及也

或問許魯齋吳草廬之仕元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元地而草廬故宋人嘗試鄉較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尚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仕元之非得已又分明認仕元爲非愧恨之意溢於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爲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爲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蓋自其心論之也

或問微生畝以孔子爲佞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語極遜順而又不爲屈或人以孔子爲不知禮孔子曰是

禮也語極直截而又不爲峻至王驩以孟子爲簡而孟子折之幾於辭色俱厲矣此程子所以謂其有些英氣也曰然則宜何如曰夫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是恰好語更不須贅一字曰此意固好只是君子也要識時試看戰國時還少得孟子這一段英氣否無論孟子卽如孔子豈不渾然太和元氣乃其於季氏八佾則曰是可忍孰不可忍於三家雍徹則曰奚取三家之堂於臧文仲則曰竊位於臧武仲則曰要君於子西則曰彼哉彼哉於今之從政則曰斗筲之人何凜冽榭爾莫亦有些英氣否竊謂程子之說固自有見亦須善看不得執著

溫公之釋格物曰扞禦外物益本論語克己之義來特覺

手勢太重耳乃朱子駁之曰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朱子之釋格物曰卽物窮理蓋本中庸擇善之義來特覺局面稍濶耳乃陽明駁之曰是求孝之理於親求忠之理於君也幾於不成話矣吾不能爲兩先生解也

原洛張師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言顧行行顧言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但能言之不能行之者也看得甚好

益以損上益下爲義乃益之上六却主於損下損以損下益上爲義乃損之上六却主於益下何也此有二說就一卦而觀上者卦之終也終則極極則變益變必損損

變必益君子察此可以愼厥終矣合兩卦而觀益之上即損之初也損之上即益之初也故其究亦歸於損損之上即益之初也故其究亦歸於益君子察此可以愼厥初矣

或人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爲不知禮孔子以爲是禮或人只論知不知孔子只論是不是曰知則有能知者有所知者我與禮猶若二然曰是即我即禮即禮即我連這知字也沒處放著

或問知行是一是二以爲二者朱子也以爲一者陽明也孰當曰朱子云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陽明云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君姑無論知行是一是二試看兩先生之說是一是二

知行之說大易揭其原中庸悉其委試取而參之或分言

或合言或單言或對言或互言無所不可正不須執一而廢百也

往歲唐仁卿過訪涇上語次痛疾心學之說予曰墨子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願相與再商焉仁卿曰楊墨之於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託之於心這是無形無影的何處究詰他以此相提而論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相去遠矣老莊惡言仁義吾安得不惡言心乎吾以救世也予曰季時云何季時曰仁卿一片苦心吾黨不可不知却須求一究竟予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道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性也看來皆是時已有播弄靈明的了所以

特爲立個標準李時曰性字大矩字敬尤見聖人用意之密子曰言心者作如是解其亦何疾之有仁卿乃首肯

佛法至釋迦一變葢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去人倫矣至達磨再變葢釋迦之敎倒達磨之敎主頓而客漸矣至五宗三變葢黃梅以前猶有含蓄黃梅以後法席鼎與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諸所以無可柰何而有一拳打殺喫却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爲爾曰他們畢竟是出個伎倆來便不免落窠巢任是千般播弄會須有盡

賴端文公小心齋劄記卷五

己亥

河圖洛書太極居中太極圖太極居上太極無對中無對上無對這兩處恰好放著太極真是天造地設如何容得一毫人力安排

世人於性善二字往往信不過蓋謂自堯舜至於塗人其間等級之殊倍蓰無算若個個是善安得懸絕如是之甚乎翻以爲爲此說者猶就大衆較量而云然耳苟求其實尤有可異焉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此一人也而槩論其一生且判若兩截然何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

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此一人也而弟按其一日且判若兩截然何也今謂自堯舜至於塗人不應懸絕如是之甚遂疑其有異性然則此一人也而倏焉聖人倏焉爲塗人甚者倏焉違禽獸不遠亦懸絕如是之甚何也將少時一性壯時又另換一性耶將不曰一性曰善又另換一性耶殆不可解已

孟子以不學而能爲良能吾以爲不能而學亦良能也何也微良能彼其有不能也安於不能已耳孰牖之而使學也孟子以不慮而知爲良知吾以爲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何也微良知彼其有不知也安於不知已耳孰啓之而使慮也又曰孟子以不學而能爲良能吾以爲學

而能亦良能也何也能之入處異而能之究竟處同非學不學之所得而歧也孟子以不慮而知爲良知吾以爲慮而知亦良知也何也知之入處異而知之究竟處同非慮不慮之所得而歧也

朱子與呂東萊書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愚謂意見對實悟而言議論對實踐而言學者不務實悟而務意見便是落意見亦便是邪非必乖刺頗僻而後謂之邪也不務實踐而務議論便是

落議論亦便是閑非必支離浮漫而後謂之閑也敢以此補兩先生未盡之意

或問天下歸仁其義云何曰中庸有之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謂天下歸仁曰朱子云歸猶與也然否曰考諸三王而不謬三王與之矣建諸天地而不悖天地與之矣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與之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與之矣

孔子於原壤曰老而不死是爲賊孟子於告子曰率天下而禍仁義此是後人擯斥二氏的公案莊子言孔子見老子退而贊之曰猶龍列子言孔子與商太宰論三皇五帝獨推西方聖人此是後人崇事二氏的公案蘇穎

贊曰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李屏山曰吾讀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讀阿含等經似佛在儒之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矣凡此又皆近世論三教異同的公案也學者無主先入之見虛心參核必有箇真是非湧出來

按列子云商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者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者

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因時者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愚謂此等議論都是平空揑出借以貶抑儒門聖人亦以自張面目若信以爲實然又因佛氏出自西方遂從而附會焉眞是癡人前說夢矣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揑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千古聖學只是箇不動心佛氏也是箇不動心告子透得

這箇消息過於楊墨遠矣却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
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得以曉然於幾
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爲他說所惑走差了路頭故曰
其功尤多
儒者言仁墨氏亦言仁儒者言義楊氏亦言義並欲入而
附於吾道之中特失之偏耳乃告子桮棬仁義居然駕
而出於吾道之上矣是故楊墨之爲害也著而淺告子
之爲害也微而深韓昌黎謂孟子之闢楊墨其功不在
禹下愚謂孟子之闢告子其功又在闢楊墨之上
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爲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
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說如云有
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雕如云

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
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區區
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被他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
此不爲不知佛矣然則何爲而闢之曰遡其發端既與
吾聖人尚有毫髮之岐究其末流又爲不善學者釀成
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爲之防況崇佛太過勢必至於
卑孔矣已卑孔勢必至於土苴名教猖狂無忌佛氏而
不欲拔衆生於苦海則已佛氏而欲拔衆生於苦海應
不令其墮此矣然則三先生者謂之有功於儒可也謂
之有功於佛亦可也管斐江曰吾嘗謂沙門程朱何嘗
謗佛謗佛自在汝輩亮哉言乎

或問昔王荆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荆公聞舉意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乃劉元公則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艮卦可了何也曰文定得儒之淺者也故優釋於儒元公得儒之深者也故優儒於釋蓋各就其所見而言也曰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說恰好點著世間一種豪傑意中事元公之說非是聰明才辨消剝無餘真從澹泊裡討出滋味來恐亦未能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處即元公之所謂不如處也曰然

人言佛氏只是理會生死愚謂不但佛氏即吾儒亦只是

理會生死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又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這都是理會生死或曰味孔孟兩夫子之言似看生死甚輕也何謂理會生死曰以生死爲輕則情累不干爲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而生死重以生死爲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爲徒生

死為徒死而生死輕矣然則以生死為重者正不免重生死而其以生死為輕者乃其深於理會生死者也

天地全而與之人全而歸之是謂仁人父母全而與之子全而歸之是謂孝子善乎荊川先生之言之也曰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還他去吾儒之理會生死蓋如此

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夫何故道無生死也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則有生死也吾聖賢於此却只去盡心而知性存心而養性求個仰不愧俯不怍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蓋完完全全是一太極而陰陽五行都不得而囿之矣此之謂盡其道而生盡其道

而死此之謂不以生而生不以死而死此之謂理會生
死
又曰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
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為主
情欲勝而道義微即其耳目人也口鼻人也四肢人也，
不過行屍走肉已耳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
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為主道義勝而情欲微即其耳目
人也口鼻人也四肢人也固已超然與造物者游矣而
今理會生死須把這二字勘得明白然後可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說功夫陽明疾
革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惟
曾子疾革謂其門人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仰本體
功夫和盤托出矣

或疑范忠宣好名忠宣歎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愚謂無善無惡之說行則人且當避爲善之嫌不如將如之何而可也

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難乎其爲君子避爲善之嫌即有爲惡之路便乎其爲小人

劉先主伐吳孔明不諫余始疑之近讀出師表乃悟先主之於雲長是何等君臣雲長既爲吳所斃自應復讐此處只論天理人情更說不得第二句話故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覩也

或問明道先生云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豈可獨罪安

右又云青苗可且放過何如曰此君子自反無窮之心也大凡常入行有不得一切惟求諸人君子行有不得一切惟求諸已今以青苗一事舉朝諍之不得於是而市易而均輸而手實而鬻祠紛紛相繼而興意其由激致然引爲已咎假令青苗放過猶然市易市易放過猶然均輸均輸放過猶然手實手實放過猶然鬻祠諸所爲紛紛有加無已又將曰惜也不克杜之於初致其滋蔓新法之行亦吾黨養成之豈可獨罪安石故曰此君子自反無窮之心也若不識這箇意思凡事只一味依依阿阿從些早自假云可且放過即明道此一語非惟前之無救於既往後之無補於方來而適以爲諂臣媚子希世取寵之階矣非吾所知也曰先生又云寧使人

謂我亟御史只是格君心何如曰此亦自有說史言神宗雅知先生名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則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久日官報午正先生求退出廷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論人才神宗曰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俯躬謝曰朕不敢朕不敢一日極論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神宗爲之改容先生之於神宗投契如此區區今日上一疏明日上一疏曾何足言此先生所以願爲亟御史也且史又言先生在臺中數月間章數十上如論君

道論王霸論養賢論十事諸劄子皆經世大筴真可謂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乃先生視之猶然不免啞
御史也意念深矣假令知之而有言言之而有不盡其
厚自刻責又當何以為比乎記得往在都下同年鍾惟
新由樂安令徵拜御史予謂之曰足下何以報聖明惟
新因舉先生語予曰有先生之志則可無先生之志則
尸也願足下為偉男子何如惟新謝曰命之矣
朱子讀兩陳遺墨將荆公皮肉骨髓一一推破出來非特
說着他壞處亦且說着他病處而於一時諸君子之所
評論又悉為之究其得失曲盡事理畧無偏執假令荆
公聞之雖不肯言未必不心肯也象山祠堂記却似不
免先有個主張荆公的意思橫於胸中便覺抑揚之間

費安排在

利之一字尋到本源處是義究到末流處是害是故以義爲主利在其中矣以利爲主害在其中矣荆公要做三代事業却終日津津言利正緣不識個利字

神宗儘聰明亦儘有志已被明道先生撥動無何却爲荆公引去明道就根本上提掇荆公就門面上整頓明道之對神宗句句映心荆公之對神宗句句爽心於是明道語及堯舜輒謝曰朕不敢當益已稍稍疑其迂荆公語及堯舜則欣然嘉納焉於是明道日遠荆公日近明道日疎荆公日親眞有如曾子固所謂合爲一人者於是舉天下一切聽其所爲卒至大壞極弊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嗚呼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荆公說的是最上第一等道理仰韓富司馬諸賢見不到此也何其卑也做的是最下第一等勾當即桑孔諸人計不到此也何其陋也彼其意以爲如此然後名利兼收足以凌跨千古而卒也兩下掛空萬事瓦裂以致君子不得安於朝小人不得安於野禍亂一開蔓延靡已而彼猶且求之於吾閱史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

庚子

或問邇來談學家往往揭一宗指子獨無之何也子亟稱性善莫便是宗指否曰吾於此亦頗參之有年矣參來參去委不如性善二字好這裏參得一分透即有一分得力參得二分透即有二分得力參得完完全全便是聖人曰如何參曰此事還不得日子揀不得方向定不得格式只要辦一副真精神隨時隨地都是理會處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只無隱二字分明將性之全體拈出教人一箇參法也

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俱是述而不作只中庸二字是特地拈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添箇庸字乃

是作耳由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子百家紛紛競起都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搜求病根只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辯不肯庸乃知這一字眞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頂爲點破萬兩千斤十分鄭重不可草草看過

或問孔子之評韶武也伊川先生云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美盡善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也樂記云有司失其傳也朱註則云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兩說孰當曰孔子之評委如伊川所云爲傳其樂者而發究竟言之亦是實話朱

子則又推本言之也曰何也曰樂以象成也試將舜典一篇一一描寫出來豈不盡美又盡善試將泰誓諸篇一一描寫出來安得盡美又盡善也若作意安排本是反之却要扮做性之的規模本是征誅却要扮做揖遜的格局則僞而已矣非特聖人不肯爲亦不能爲也故曰亦是實話觀孔子聞韶至不知肉味且喟然嘆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與顏子論爲邦曰樂則韶舞其所稱至德一則歸諸三以天下讓一則歸諸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意可見矣曰審爾得無臣議君乎曰孔子不直評舜與武而評其樂又不直評其樂而評夫傳是樂者所言在此所以言在彼箇中多少含蓄多少委婉譬諸水月鏡花道是真非真道是假非假讀者識得時

便見聖人下語字字化工識不得聖人亦任人作何猜度雖與苦苦分疏也

中庸於舜曰必得其名於武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一字之間不少假借其嚴如是此正可與評論武之案相參

善乎邵文莊先生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曰身心猶歉焉曰不失亦險矣哉於以見孔子之爲是言一則以武王所遇不幸而適丁其窮而重爲悲惋一則以武王一腔情事猶幸而得見亮於天下而聊爲慰解也其指悄矣

觀人以言言可飾也觀人以行行可勉也觀人以心心可匿也必也觀其神乎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又曰好名之

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皆以觀其神也孔子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而終之曰察其所安亦是此意

或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要人主並耕而治孟子歷歷稱堯舜以破之陳相不辯一言想亦服了曰恐未必然渠必曰神農是箇開天闢地的大聖人柰何讓過了他只於堯舜脚下盤旋如此縱然做得好亦只成一箇小小局面視今之諸侯王五十步百步間耳豈不到底落在厲民自養套中未聞道也曰不二價如何曰孟子言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意謂精粗同價人莫爲其精美惡同價人莫爲其美耳渠必曰我正憂夫俗之日靡也特爲設這箇法使人只爲其粗莫爲其精只爲其惡莫爲

其美以還太古之樸余何此意非惟衆人不識雖孟子亦不識也這等議論儘高儘妙陳相輩如何不被他動

用九見羣龍無首圓之至也用六利永貞方之至也天圓而地方

或問存齋徐公何如曰可謂救時宰相矣問五臺陸公何如曰可謂救時冢宰矣曰有疑兩公心術欠粹白然否曰如華亭爲亞相時畏事分宜至忍恥與之結兒女之親平湖爲少宰時適御史丁勺原糾發科場積獘特疏參劾此等舉動亦殊不光明耳曰此論甚正兩公俱非庸流假令聞之亦應心服乃其總揆秉銓實有功於世道即稱求如口不得而廢之也更有可商量處華亭爲亞相時爾爾而識者皆信其異日必爲名總揆平湖爲

少年時爾爾而識者皆信其異日必爲名秉銓夫豈聲音笑貌可強而然吾輩於此試思二公一段真精神何在當有省發不必瑣瑣吹求也

秉銓須是心眼合一　自疎菴王公在事倒瀾已甚真所嚴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山楊公一味模稜久而其術亦窮人皆厭之惟宋商立奉職循理孜孜在公可謂有其心矣陸平湖激濁揚清風規皎皎可謂有其眼矣故識者以爲論執持當推宋論作用當推陸在宋實開反正之漸在陸遂收旋轉之功宋類狷陸類狂立峯心谷兩餘姚則依稀其中行之槩焉四君子一時後先柄事世道之福也皆不得久於其位以去惜哉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之狀夫子

也得其髓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狀夫子也得其骨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之狀夫子也得其肉矣自此以外大率得其皮而已然則鄉黨一篇何如曰皮肉骨髓咸在焉只看人作何理會故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朋撥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與騙他不得

或問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融孟子苦苦爭一箇善字便死煞了到底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無善無惡乎曰然問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否曰何也曰孔子不言無直

無甫早已說得死煞了也何但孟子爭不過告子曰然則性相近與性善二語無以異乎曰善者對惡而言近者對遠而言謂之善所以別於惡謂之近所以別於遠一邊執定是善一邊執定是近都是說得死煞了也奚其異曰然則孔子言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何如曰爲則堯舜困而不學則下愚兩語正互相發耳不審子何所疑也

問程子識仁說曰程子此一篇字字從赤心中流出邇來儒者既已家尸而戶祝之矣只是程子全提今也似乎半提曰何也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

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恣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曰既於義禮智信皆仁也草草放過即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亦只窺見得一箇儱統意思而已非眞能如程子之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也既於誠敬存之草草放過即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亦只窺見得一箇脫洒意思而已非眞能如程子之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也是且併其半而失之矣子謂程子全提今也似乎半提愚竊謂程子實提今也似乎虛提曰也離道他盡是虛只是多從便宜處走了

或問說者云伊川若亭確乎其爲儒宗矣乃其喚醒人處似不如象山陽明也然歟曰此不可以一端求也自昔

聖賢有作教亦多術矣或潛移密誘舒徐委篤養人性地或單提直指明白痛快發人性光吾讀論語二十篇而知孔子之教大都主於養人性地者也吾讀孟子七篇而知孟子之教大都主於發人性光者也謂孔子不如孟子喚醒人可否豈惟孔孟卽曾思亦然大學中庸其明徵也豈惟曾思卽周程亦然太極圖說非深心者莫能入也通書非易心者莫能入也至於定性書識仁說覽者當下豁如矣豈惟周程卽朱陸亦然善乎吾師方山先生之言之也曰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此兩語闡明兩先生之異而同同而異處最爲精確庶幾足以折紛紛之論矣

高存之歸子與康齋先生集子取而閱之見日錄中有曰

君子當常喫虧方做得存之字字加圈爲之惕然有省再四咀嚼不能舍去於是爲之默默自誦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如是者久之已而閱至忠國公石亭族譜跋先生自署爲門下士存之書其上曰君子不可與小人有緣葢亦先生之不幸也輒爲之怏怏不樂過季時語之季時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予曰何以知之季時曰吾以先生知先生耳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眞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何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此以知其

不然者一也且總戎之決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諭德之命意蓋若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二也予聞而躍然起曰余此論可謂具眼大快人意嘗聞陳白沙先生被召至京忌者誣其潛作十詩獻太監梁芳得授簡討委如所言康齋爲石亨門下士白沙又爲梁芳門下士矣其何以爲兩先生

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辨楊墨也愚謂如辨割烹辨瘠環等類其功亦正不小何者自夫前之辨得行而後吾聖賢之道昭然如日中天一切嗜奇好怪之徒無所施其横議矣自夫後之辨得行而後吾聖賢之

心昭然如日中天一切乞墦登壟之徒無所容其曲說矣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或問世之訴講學非也但講者宜講道學不宜講理學焉慎諸予曰道學理學何別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是之謂道理則其中條件耳程朱理學也非道學也曰審如所云老子是道學孔子是理學告子是道學孟子是理學曰何也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老子只單提一箇道生之謂性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告子只單提一箇性及觀孔子二十篇孟子七篇其於言仁言義言禮言智何縷縷也豈不並是條件中物故曰老子是道學孔子是理學告子是道學孟

子是理學

程伯子曰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太平後其願爲太平之民程叔子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讀兩先生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乾之爲言健也天道也其在於人則誠者之事也而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是就本體上點功夫亦分明畫出一箇健字來坤之爲言順也地道也其在於人則誠之者之事也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就工夫上點本體亦分明畫出一箇順字來

或問程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何也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之本天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

知覺乃衆生謂之本心
朱子之釋格物特未必是大學本指耳 其義却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之一原語格則備舉程子九條之說會而通之至於呂謝諸家之說亦一一爲之折衷焉總而約之以四言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知此方收得盡耳故惟大聖大賢不得拘以是法其次未有不由之而入者也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而言病其支離竊恐以語末流之弊

誠然有之以語朱子過矣乎往見孔子論學詩自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說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意頗疑之以爲瑣屑爾爾何能不見薄於老莊諸人今乃啞然自笑也亦記之以志予妄

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爲上格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如此看來即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周徹上徹下語也

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矣今考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說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

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尚有微動於氣所在談今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事爲入也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嘗不從文字入也予昔聞季彭山言山陰有黄聳子讀書不牽章句成化弘治間儒者守成見莫之信惟陽明與之善又聞陽明過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見投契嘗爲文別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說而求焉茇茇乎仆而復興晚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亦不無

祇悟已而各竭所疑反覆辨析而後歸於一由此觀之其所商求印證得之友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忘言矣

再閱陽明與羅少宰書有云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竊惟朱子平陽明高朱子精實陽明闊大朱子即修即悟陽明即悟即修以此言之兩先生所以考之事爲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者委有不同處要其至於道則均焉固不害其

為同耳若曰是起千里之謬至推而比諸楊墨試揆諸
此心之良知其果然乎否也
薛文淸讀書錄似乎句句是見成的不會使自家些子意
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句句是文淸的
韓淮陰登壇數語便決漢楚興亾諸葛武侯隆中數語便
將漢季天下分而爲三異時按之毫髮不爽渠何所憑
依了了如此看來只是眼淸耳淮陰識得高祖項籍兩
人武侯識得先主曹操孫權三人
或問閒子少時有晉陵謝省菴令君貽以陽明文粹子讀
而愛之於是亦遂好言禪乃今於陽明猶亟稱焉獨於
禪則絕口不言非直不言而已察子之意一似疾之然
者一似厭之然者一似畏之然者何居乎曰是三者皆

有之曰然則向者何爲而好之乃世之好之者又何爲
一往而不返也曰這也怪不得他們委自有動人處有
服人處難以一筆塗抹曰何也曰他們極肯喫辛苦眞
是日不坐夜不眠渴不飲饑不食寒不衣閙那裏有箇
善知識定要去叅他逢山鑿山逢水截水便是喪身失
命也不畧爲皺眉幸而摸著箇巴鼻且不肯草草舉揚
還去藏形斂跡密切磨鍊如聾如啞如醉如狂更不知
天地間尚有何事他辦了這副精神人如何不服他且
他旣辦了這副精神如何不透出一箇奇特的消息來
人如何不被他動吾儒卻只悠悠自在一月中不知有
幾日成得片段一日中不知有幾刻成得片段其間稍
伶俐的反向他領下掠取餘沫認作自己家珍橫說豎

說曾不慚愧忽然遇著明眼人一擊粉碎濟得甚事所以遂輸與他朱子嘗言他們有人我這裏無人以此只是他却占了一件便宜曰何也曰他們捹得出家一切都撇更沒箇東西與他作對便自空蕩蕩地於境常處其逆要得有箇成就也順而易吾儒日在人倫事物中有許多情委合與體貼有許多變態合與調停便自忪碌碌地於境常處其勞要得有箇成就也逆而難所以又輸與他曰他們做便宜的題目却肯喫辛苦我們做辛苦的題目却要討便宜如何使得曰誠然究竟亦只在人耳進吾往也止吾止也而今須竪起兩脊放開兩脚努力前去千不休萬不休誓做箇大大豪傑莫被他笑

吳康齋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羅整菴先生一團

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顧端文公小心齋劄記卷七

